

我看字的嗜好起始于初上大学。吴小如先生讲授《诗经》，条分缕析，引人入胜，不想听课都不行。吴先生板书也漂亮，虽是粉笔上上下下，却仿佛一管在握，有提有捺，左左右右的，美不胜收。借一次病假缺课，借来先生讲稿补习。满纸蝇头行楷，字字出神，室友围过来争相传阅，惊呼雀跃。由此我喜欢看字，只是门外看看热闹，终究未入门道。大二那年本系老师编著的《中国文学史》出版，封面书名五个字，不是很看得懂，很是诧异，系里教师无论老少，多能出一笔好字，何以选此？后来我才长了知识，原来写的是章草，很难运笔。大概出自魏建功先生之手，亦系里名师，是位老书法家。

可见我懂书法，所以只能说看字。不是厨师，不是美食家，并非没有舌尖上的享受。所遇叫我愉悦的字，匾额、招牌、巨幅广告，不由得稍稍驻足。父辈说，他们那年代，在我眼中愉悦的字，满街都是。一个小小职员，写字大多胜过现在的人。

然而，这些年来写字似乎热起来了，处处叫卖少儿“书法”培训（原谅打了引号）。网上又不时撞着晒字，名流，明星的尤多。他们写完一纸，除万万不可缺的署名，姓名下面的一个“书”字也不能少的，还钐了或朱或白的印章，认认真真号上乙丑或者丙寅。该有的都有了，俨然一件书法作品，只是作品本身太经不起看。少数几位略见临过碑帖的笔痕，大多“作品”毫无书法功底，字不在点上，划不在划上，不过用毛笔来写钢笔字罢了。楷体尚未学到基础，就行，就草，乃至狂草。龙飞凤舞，有如天书不知所涂；没会走就跳，自然跳得东歪西倒，看得人脸红，你不得不佩服写字人的胆量。他附庸了风雅，殊不知俗得可以。弄巧成拙，浮躁之气喷人。有人辩之，他们意在“陶冶情操，修身养性”。真正以翰墨修养身心的明星一定有，但闭门临池，外人不会知晓他。至于有意无意地竞相晒字，公之于众几成时尚，则不能不质疑其“养性”，倒更似“养名”。何况不时曝出不菲“润格”，甚至一字数千，愈发要度其陷于“养财”之道了。

## 邂逅集

齐铁偈

【山行】

山径参差花影横，  
凌高放目好风轻。  
鸟声啼自不知处，  
一抹斜阳隔树明。

【写生】

总嫌画笔意迟迟，  
日暮不归营所为。  
一幅白描春尽卷，  
谁家梅萼忘登枝。

【画余】

红紫纷纷剪剪裁，  
云笺卷似乱峰堆。  
且喜眠余湘簟冷，  
快风先送墨香来。

【梦父】

梦醒但见笑容开，  
逝水东流更不回。  
明月许知吾寂苦，  
也乘灯灭夜深来。

作为一个建筑迷，我总会去关注最新建成的建筑，去捕捉那些惊悚的现代建筑设计。去年夏天，澳门摩帕斯酒店建成，那是已故女建筑师扎哈·哈迪德的作品。

几乎一夜之间，我对扎哈的建筑作品迸发出一种非凡的狂热。真是“相见恨晚”！我开始如饥似渴地查阅其作品相关资料。从德国维特拉消防站到北京银河 SOHO 建筑，我痴迷于她笔下勾勒出的梦幻曲线，那些海蓝色整面整面的玻璃幕墙，软白边框之间优雅的组合，这些无一不震撼着我的心。一个人享受着建筑大师带给我的饕餮盛宴，关掉电脑的那一刻，我总觉得缺点什么——这么美的建筑，这么迷人的扎式曲线，却只能一个人默默欣赏，颇有一种高山流水却知音难觅的空虚之感。

一个人倘若收获了喜悦与新知，不与他人分享，快乐散去只留下空虚。独享，这还不够。

我有种想把扎哈大师及其作品介绍给大家的冲动，我希望能有更多人领略扎式线条的优雅。于是，我把它带到了志愿者活动中。为了向听讲的小朋友更好地呈现大

旅行是十分个性化的事情，又是对原来相对封闭的生活空间的突破和挑战。在旅行途中，你会遇到一些人，有意无意地观察一些人和事，甚至和一些人发生联系。此时，你会发现，人并非生活在真空中，人在旅途，并不孤立。你也许会思考平时根本不会想的诸如个体与群体、个人与族群之间等形而上的问题。

如今，我们去九寨沟旅行十分方便，可以乘飞机先到黄龙，然后坐两个小时大巴，便能抵达目的地；或者从成都乘大巴走高速公路，一天时间就可以到达九寨沟。然而，在上世纪 90 年代，去九寨沟旅行是件很辛苦很不容易的事，我自己前后就走了三次才去成。前面两次都是从成都出发，但第一次遭遇大雪封山未能成行，第二次车到都江堰所在的灌县，由于山体塌方，阻塞道路，只能半路退回。直到第三次从兰州出发，经过甘南，取道武都、文县，整整花了两天时间，才抵达九寨沟。记得那是第二天傍晚，过了甘肃文县，进入四川阿坝境内，我们坐的那辆老旧的长途汽车，车厢内挤满了人，我和同事挤在汽车前部的发动机箱旁边。外面，一边是葱郁高峰，紧贴车窗的山壁，一边是流水哗哗的悬崖。再过几个小时，就可以到达九寨沟了，我和同事的心情都放松起来。然而，也许是这辆车太破旧了，也许是乘客太多不堪重负，车头突然歪向悬崖一侧，全车乘客不由惊叫起来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司机临危不乱，用尽全力将方向盘扭向右侧，车身又晃晃悠悠地偏转回来，重回正途。我们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惊魂未定之时，我发现，我们刚刚认识的一对来自广东东莞的老夫妇，瘦小的妻子两手还紧紧地抓在丈夫的左臂上。

危难关头，我们这一车来自全国各地、临时形成的乘客群体，面临的是相同的生死考验，若非那位老司机的经验丰富、力挽狂澜，全车人可能就葬身悬崖了。由甘入川的途中，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。90 年代，我们的高速公路刚起步不久，西南西北地区几乎见不到高速公路的影子，汽车走的都是盘山公路，曲曲折折，千回百绕，崇山峻岭，辗转颠簸。忽然，山路旁出现了一座孤零零的土屋，一个中年男子穿着油腻的黑棉袄站在土屋边，他怀里抱着一个一两岁的婴孩，身边还

有一个三四岁的脏兮兮的孩子，父子俩呆呆地望着盘山公路上经过的车辆。以前，只是通过报纸和电视，知道西部地区还有大量的贫困人群，离自己仿佛很遥远，但那一次我亲眼所见真实的贫困，离自己是那样近，而他们都是我们的同胞，那一瞬间，我的心感到了难以名状的震撼。

前些年，我去川西旅行。爬完稻城亚丁最高的一座神山、也是亚丁三大神山之一的夏诺多吉，看完五色海之后，便走上回程的路。有很长的一段其实并没有路，脚下都是碎石，我一步一步地踏在碎石上，慢慢移动着。忽然，一脚踩下去没有路稳，我一个趔趄，差点跌倒，而旁边就是悬崖。这时，我感觉后边有人拽了一下我的衣服，让我站稳了。回头一看，原来是一位戴墨镜的姑娘在关键时刻拉了我一把，我不由感激地向她说了声谢谢。接下来，又是一段碎石丛生、异常难行的路，我回过头去，见这位姑娘蹲了下来，不敢挪步了，于是，我伸出右手，她便抓住我的手，我们小心地移动脚步，一起度过了最艰难的十分钟路程。

走过这段最艰难的路，在一个山坡的大石头旁，遇到好几位休息的游客，剧烈的高山反应让他们大口大口喘着气。其中的一位问：到顶上还有多少路？我说 500 米吧。他说实在走不动了，我说坚持一下就上去了。他说他儿子上了，我于是回应，为了你儿子，也应该上去啊。

在旅行的危路险段，你会遇到一些向你伸出援手、提供帮助的人，一丝微笑、一个手势、一句话语，会温暖你的心，让你坚定起来，不再迷茫。你自己也会变得热诚开放，愿意帮助别人。虽然大家萍水相逢，但此时却是休戚与共、互相勉励的命运共同体。这种命运共同体意识是旅行赐予人生的礼物。



远方（油画）郑岱

编者按 近日，27 位两院院士来到松江参加“2019 两院院士走进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系列活动”，我们从中约请 12 位院士以“我与长三角的情缘”为题撰文，今起刊登。

我出生于风景秀丽的杭州西湖畔，从小学到高中在杭州度过了美好的青春年华，1953 年考入南京大学物理系，从而展开了人生重要的第二个阶段，1957 年毕业留校至今，南京又成为我的第二故乡。经历了风风雨雨的人生，亲身经历了 20 世纪 80 年代生气勃勃、思想活跃、经济蓬勃发展的改革开放时期，现在希望为故乡美好的未来奉献余生。

南京虎踞龙盘，气魄雄伟，六朝古都，假如将杭州比拟为美丽的西子，那么南京就成为伟岸的男子汉，二者天生一对，相得益彰。念大学时，每年乘火车回家必经上海，大概需 7-8 小时，豪华的大都市上海嵌入杭州与南京之间，宛如天上银河横隔牛郎、织女。数十年弹指之间，如今高铁畅通，杭沪宁都在一小时行程的大都市圈内，自然形成长三角一体化的城市圈。杭州有钱塘江濒临东海，上海港直通环球，长江黄金水道过南京而入海，三者水乳相融。长江三角洲涵盖上海、浙江，江苏以及安徽的合肥、马鞍山，三省一市经济最发达的地

区，交通发达，经济繁荣，各具特色，人才济济，一体化后相互协作，必将成为全世界具有影响力的城市群，全国竞争力最强的地区之一，是国家的重要战略布局，

在上海松江举办两院院士走进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系列活动，推动长三角制造业高质量发展，十分有意义。我个人认为，国家的富强关键是实体经济，网络经济是建筑在实体经济之上，皮之不存毛将

## 芯片之城

都有为

焉附？只有实体经济发展了，成为网络经济的基础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，才能民富国强。

2016 年台积电落户南京浦口，目前已聚集了集成电路上下游企业 200 余家，形成有机的产业链为南京江北新区发展为“芯片之城”奠定了基础，可望解决国家燃眉之急的芯片问题，此外，上海、杭州都有公司在进行磁随机存储器（MRAM）芯片的研发与生产，如何与南京协调发展值得探讨，目前占据市场的主要芯片是利用电子电荷特性的半导体芯片，而利用电子自旋的芯片 MRAM 也经历了三代产品，进入到

什么是“三边”？古时候幽州、并州和凉州三个州，统称“三边”，后来这个“三边”泛指边疆了。还有，古时候，东、西、北三个边陲，一般也叫“三边”。

抗日战争的时候，陕北地区有定边、安边和靖边三个都带“边”的县，后来，顺理成章地把三个县合并，称为“三边”。

我这里说的“三边”，则是特指一边如何如何，一边如何如何，一边如何如何，三路进攻，三路作业，它由一个人在同一时间完成。

比如，在上海的大小马路上风驰电掣的快递小哥，他们往往是一边开车，一边抽烟，一边看手机，很多小哥具备这样的绝技，抓紧时间嘛，时间就是金钱嘛，难道车开到公寓楼下才吸上一支烟？才锁上电动车？才给客户打手机？要晓得送一件就是一件的钱！

然而，这个“三边”功夫危险四伏，小哥们出车祸大部分是在施展“三边”功夫的时候发生的，因为已经“三边”了，不可能“四边”“五边”，不可能看见大卡车正要转弯，不可能看到摇摇欲坠的老爹正从岔道上走下来。

我有个亲戚叫小定，正读高三，他每天做作业要做到半夜甚至凌晨，睡上四个小时，便背着书包上学去了。有半夜妈妈起来解手，发现小定一边做作业，一边耳朵里塞着耳机听音乐，一边看手机。就训斥道：你这样一心三用，哪能做得好功课？小定顶撞道：我照样做功课。班里每次考试测验，我的名次都是第七第八，差到哪里去？

生物专家说：动物一般是两只手（两只爪子）一起做相同的动作，比如松鼠吃松果，总是两只爪子同时捏着，同时送到嘴边啃；比如黑熊在溪边逮到鲑

鱼，也是两只爪子捧着鲑鱼撕咬……它们不会一边吃鱼，一边挠痒痒，一边和别的黑熊亲热。不要说“三边”，动物连“两边”都做不到，两只爪子不能同时做两件事，比如摇爆炒米花机，叫动物来一边拉风箱，一边转动爆米花机，方向不同，速率不同，工具不同，它们绝对做不到。

我们人类是高级动物，不要说两边，早就具备“三边”了，可见动物是进化的，优化的，人比动物显然聪明得多，一心两用似乎是毛毛雨。有人说：一辈子只想做好一件事，那就是天才；一辈子想做好两件事，那就说不清了；一辈子想同时做好三件事，肯定是个庸人。

什么庸人？有些人同时做三件事也就几分钟，不需要“一辈子”。

那么，单个的人能够“三边”，团体有没有“三边”功夫呢？有。西部某个城市要把道路延长一段，为了抓紧工程进度，公司就一边勘察，一边设计，一边施工，也是“三边”。工期是不是大大缩短了？没有，反而大大延长了，还为市民出行带来困难——这就是典型的“三边”工程。想想也是，还没有勘察完毕获得相关数据，怎么就开始设计了？设计师还没有设计完毕，怎么就把施工队伍开进了现场开始晒路面浇沥青？

您还别说，三四十年来，这样的“三边”工程还不是一个两个。上海老百姓谓之“瞎乱撞”。

数落了这么多“三边”功夫，我在写这篇稿子的时候检查一下自己有无“三边”？有呀，我一边在电脑上打字，一边听古典音乐，一边喝茶，不也是“三边”吗？

利用电子极化自旋驱动自旋，它具有非易失性、抗辐射性、低功耗、高速度等优点，将成为后摩尔时代芯片的强竞争者。据报道，2013 年欧洲空客 A350 已采用此类芯片取代半导体芯片，2019 年韩国三星已将此类产品用于手机，浦口台积电也将生产此类产品。科技是不断发展的，芯片是高科技领域的核心，目前各类芯片都在研发、竞争中成长，未来芯片可能是量子芯片，因此在芯片领域中需要提前布局，建议在长三角地区成立政、产、学、研相结合的产业研究平台，资助高校、研究所的研发，为后继创新型芯片的生产奠定长远的人才与技术的基礎。

众所周知，磁、电紧密相关，相互可转化，其中关键是磁性材料，磁性材料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基础性的功能材料，浙、苏、皖是全国磁性材料的主要聚集地，约占全国磁性材料生产 80% 的份额，需要充分重视，进行必要的资金扶持，如近 10 年来发展起来的复合软磁材料，有可能取代部分的硅钢片与铁氧体，成为电子、电工

领域中一类新软磁材料。经过治理，家乡的青山绿水回来了。

院士的长三角情缘  
责编：杨晓晖

